



往事钩沉

彭哲

拼在一起过暑假

儿时的暑假对我来说，总有一种又爱又恼的感觉。放暑假多好啊，不用每天起早上学，天天过得那叫一个无拘无束。虽说也有暑假作业，但总是优哉游哉地就写完了。关键是我们兄弟可以和表兄妹们一起玩了，与此同时，我们之间的“战争”也就开始了。

算起来是50多年前了。暑假一到，如同约定俗成一样，我们兄弟两个及叔叔、姑姑家的共六七个小孩子哗啦啦地全跑回了乡下的爷爷家。从这时开始，这一大群孩子的“拼”暑假就算是开始了。

爷爷奶奶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也感到头疼，但儿孙满堂的喜悦还是让他们乐颠乐颠的。乡下经济状况再紧张，也会使出浑身解数招待这些“小贵宾”，毕竟日子琐碎，孩子们如此拼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。于是由奶奶负责我们的后勤，我们只要开开心心地玩就一切OK了。

后来发现“只要开开心心地玩”不过是大人的期望罢了，孩子们才不可能那么乖巧听话。拼到一起的第一两天还好，还有一股子新鲜劲儿，彼此之间还能和睦相处，

童年记录

玩“胶泥”

李燕翔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。村西小河沟里的红褐色泥巴黏性很大，老家的人们把它叫作“胶泥”。当年，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小伙伴们，三天两头来到河沟里挖泥滚爬玩耍。

盛夏的午后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不顾头顶上磨盘大的太阳，赤脚下水把“胶泥”从河沟里挖出来，找块平整的路面去摔打。当时村西河沟边学校院里有 个水泥乒乓球台案，小伙伴们都争抢着到那里摔泥。班长大宝摇头晃脑地挤过来指导我们摔泥：“泥要摔熟摔透，就得功夫下够。”我用泥手抓一把脸上的汗水泥点，乒乓球台案上又响起了一阵啪啪的摔泥声。最后，二臭用根头发把胶泥割开，横切面上没有了蜂窝气孔就是熟了。至今记忆犹新，为了得到一根长头发，上课时我将小手伸向了同桌小芳的头上，小芳反手相击，惹得满室同学哄堂大笑。

胶泥摔熟后分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开始“刻模”。大宝从口袋里摸出爷爷从集市上买来的多种图案的陶模子，把摔好的胶泥轻轻地按上去再慢慢压实。“刻模”这真是个技术活，压泥磨边时手

指的力度掌握要准。如果用劲小了，陶模上的花纹印不清晰，用劲太大了，容易把陶模压裂。半晌下来，长短不齐、大小不一的泥模就摆满了乒乓球台案：大红鱼、胖娃娃、八仙祝寿、柴王爷推车、狗撵兔子等图案。将泥模刻捧回家后，晾在南屋窗台上等它自然风干。我邀请爷爷奶奶来欣赏评奖，看着我摆弄着自己的“作品”，爷爷高兴得旱烟袋直抖，奶奶笑得弯下了腰。

刻泥模游戏时间一长也就厌烦了。在九叔的指导下，我学会了做泥哨。把一块摔熟的胶泥加工捏成长方形，用细铁丝把平面的两个角削去，然后在三个平面上各扎两个楔形的孔眼。晒干烧红浸在水盆里，捞出来打磨光滑含进嘴里一吹，泥哨就能发出尖利高亢的声响，煞是好听。为了避免我的作品与其他小伙伴们发生“产权”纠纷，在奶奶的主持下，我们把泥哨子分涂成三种颜色，大宝的染成红色，我的涂上绿色，二臭的喷成黑色……下午放学后去地里割草的路上，小伙伴们比谁的泥哨好看，谁吹得更响，叽叽喳喳嘻嘻哈哈，泥哨里发出的尖利声调惊飞了小鸟。

岁月留痕

粗粮细作吃折饼

乔基明

阳曲地区，从古至今，民间有一种粗粮细作的独特食品，名曰“折饼”。制作的方法是：选稷子米（硬黄米）加少量黄豆、玉米，磨成粗面以温开水和软，置热炕或阳光下发酵，加适量碱水和糖，搅成糊状，倒入鏊中，以温火烙制，只烙一面成熟，然后将饼折成半圆形。如果将这种糊糊盛在碗中、盘内，上火煮熟就叫“黄子”“黄蒸”。

折饼色泽金黄，外焦里嫩，松软多孔，香甜适口，一年四季皆可食用。

我家过去有摊折饼的专用鏊，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为家里人制作折饼。有时候还在刚摊上的糊面中，撒些煮熟的红豆膏，熟后一折，里面红外

乡土记忆

压水井流出清凉来

骏捷

老家地处平原，以前人们吃水要到村头的水井里挑，人多时还要排队，后来有了打井队，在家里一根钢管打下去，上面安一个井架，就能压出水来，自然方便了 很多，很快，家家都有了压水井。

我们家的压水井在前院，水泥砌的底座，铁杆连着水筒，筒里添上水，叫“引水”，在杠杆作用下上下反复抬压铁杆，清澈甘甜的地下水就能从出口源源不断地流出来。如果在出水口上套一个长水管，既可以浇门外种的菜，也可以把水送到后院灶房的水缸里。压水井的前面还垒有 1 米宽、1.5 米长的水池子，深 30 多厘米，方便水桶放进去接水，当然也可以蓄水。小孩子天性爱玩水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压水井成了相伴我的乐园。

炎炎夏日，每天放学，虽然母亲在灶房里给我备有凉白开，但我走到压水井边，还是会压出井水喝。父母都去地里了，我一个人压水带接水并不容易。那时我正上小学，人小力气弱。我像猴子一样，左手拿着缸子伸到出水口，右手扶着井架，只能用脚去压铁杆，一只脚压不动，还要身体悬空，压一下，站起来，把铁杆抬起，再用脚压，有时费半天劲儿，才压出来小半缸水，但我很满足，因

为刚压出来的井水冰凉冰凉的，水从嘴里咽下去，一直到肚里都是凉的，流到哪里哪里的火就灭了，浑身的热汗顿时蒸发，所有的汗毛都收缩了，有时凉得还会起鸡皮疙瘩，那种发自肺腑、由内到外的酣畅淋漓，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。

父亲盖不下地的时候，估摸着我要放学了，父亲会在水池里压满水，母亲会接一桶刚压出来的水放在旁边，里面浸几根黄瓜、几个番茄，都是刚摘的。我放学回来，衣服一脱，一边躺在水池里，一边吃着黄瓜、番茄，头顶上有浓浓的树荫遮蔽着，身子有凉凉的井水浸泡着，嘴里有新鲜凉爽的黄瓜番茄咀嚼着，那种悠闲自得，真是赛过小神仙。

当然，压水井也给全家带来了干净舒服。家人去地里回来了，可以用井水洗一下脸，趁天黑在水池里洗个澡。冬天，压出来的水总是温的，母亲洗菜、洗衣，手也不觉得那么冷了。但是因为自家打的水井都较浅，天旱的时候压出来的水又少又浑，要澄一下才能用。后来，村里打了深井，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，压水井也就完成了使命，退出了农家院子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日子一长可就不行了，你磕着我了，我碰着你了，或者又争抢什么东西了。其实孩子们在一起磕碰、争抢都是稀松平常，可那时我们都特别宠自己，吃一点亏就想告状，就想大人来主持公道，被告自然更不服气，于是更吵更闹。记得有一次，因为一个玩具，我和姑表妹吵闹起来。玩具是我带来的，她认为她是妹妹，得让着她，而我呢，感觉玩具是我的，我现在要玩，凭什么让给你呢？再说你这么凶，我偏不给你玩。

于是吵啊闹啊，最后发展到表妹哭着要回家。奶奶来劝，表妹自己打包了衣服，非要走不可。实在劝不住，奶奶便也由着她闹。那时候不仅没有手机，就连家里有自行车的也少，表妹吵着要回去，如果奶奶不送她，基本她也没辙。于是出现了僵局，奶奶便暗暗劝我，说你这样跟表妹吵，过几天还能去姑姑家玩吗？我一想，到时大家都去姑姑家了，剩我孤零零一人在家，肯定不行，于是权衡利弊，最终只能选择道歉。

一场纷争结束了，我和表妹重归于好，但另一处又显“烽火”。很快，弟弟和叔叔家的小哥哥又吵上了，好在奶奶对这一切也司空见惯了，见招拆招成了她的拿手好戏。就这样吵啊闹啊再辗转叔叔姑姑家，我们表兄妹拼在一起很快就把暑假折腾完了。

忘了是从什么时候结束这种暑假模式的，反正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哪怕是现在，我都很怀念那时候的暑假，大家拼在一起，虽然吵着闹着，但日子过得真开心啊！



难忘时刻

父亲的嘱托

成晓村

前两天整理楼下储藏室杂物，翻出一个塑料壳小表，表盘陈旧模糊，表壳黄色已退，表针不走动。当手拿起它，眼瞅着它，50 多年前父亲送表时嘱托的神情浮于眼前。

1965 年 9 月初，我被市教育局分配到远离市区的西山白家庄解放街任教。白家庄位于西山通往官地山的沟坡之中。解放街在两山沟壑突起的坡上。那时，市区通往西山的路起伏坎坷，穿过河龙湾，沿着河滩走近十里才到解放街。学校就设在坡上坐东朝西的老君庙。老君庙的大殿就是教师办公室，庙下的几排南北排房就是学校的教室。靠西的一间小屋就是我的宿舍。小屋阴暗潮湿，铺着老地砖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。

1965 年 10 月 8 日上午 10 点，我正在学校领学生上操，门房刘师傅说你父亲来了，我心里一怔。我父亲成如松那年已经 65 岁。他先在省轻工业干部学校任教，刚转调到省轻工业厅办公室负责《轻工简报》，编排、校对、审核、排印全都干，他不是下轻工企业了解情况就是抽空到印刷厂校对印刷，还要给单位写大字标语。因为他的字被局里人认可是一手好字。这是父亲解放前上学的时候苦练出来的，字是蝇头小楷，间架结构清晰顺畅，笔画有力，字体工整，他用誊写讲稿换来的钱给自己交学费。

正在我发愣之时，只见父亲已经站在眼前，他眯着眼，望着学生做操，眼神里含着微笑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连忙招呼他到小屋休息，倒了一碗开水，让父亲坐在床上。父亲抹了一下额头的汗说，山区学校路虽偏远但很不错，你要珍惜好好干，我来送你一个小表，看看你。说着把一个马蹄型的崭新塑料小表掏出来放到书桌上。表是椭圆马蹄型，淡黄色塑料外壳，中间镶嵌透明玻璃，内装长短黑色时针、分针。直径十多厘米，厚度约 5 厘米，背面有两个旋钮，整个表文雅、大方。

父亲抬起头说，我送你小表有两个用意：一个是做先生要懂得珍惜你的时间，第二是珍惜学生的时间。他说话轻微，语气缓慢，表情郑重。“珍惜学生的时间就是不要上课讲空话，讲大话，不着边际，浪费学生的少年青春时光。”他说着抬起头，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。父亲从年轻时就从事教书先生的职业，这也许是他对教书育人的多年感触。望着父亲深沉的眼神，我心里一惊。鲁迅先生说过：“浪费别人的时间，就等于图财害命。”我醒悟了许多。从那天起小表陪伴我的教书生活，使教学变得有节奏、有规律，紧张而有序，古有“闻鸡起舞”，我却是闻表起身忙碌。教书育人寓教于乐。父亲的嘱托提醒我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，让孩子们享受更多的自我快乐，无拘无束地成长。

父亲一生自立勤勉，吃苦耐劳，他去世已 40 多年了，而我离开三尺讲台已十几年。此刻我抚摸这陈旧的小表，想起 50 年前父亲的嘱托，忽然脑子里涌出唐代诗人杜甫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诗句，想起来真是知子莫如父啊。